

高陽  
作品

高阳  
◎著

历史小说

# 鸳鸯谱

YUANYANGPU



华夏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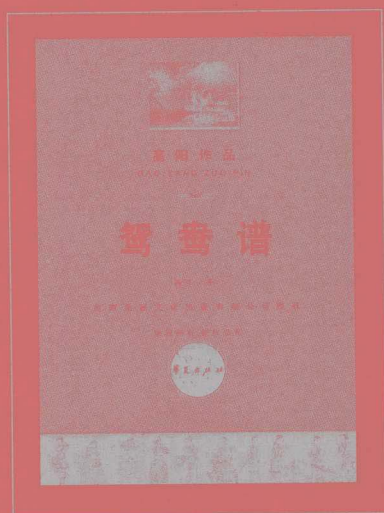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/374+32

2007

高阳作品

# 鸳鸯谱

高阳 著



华夏出版社



## 目 录

袋中人 .....	( 1 )
小红拂 .....	(13)
雪媒 .....	(32)
女贞子歌 .....	(40)
凤还巢 .....	(72)
解差与犯妇 .....	(104)

## 袋 中 人

“您老找人？”

“我住店。”米文信说。

一大早来住店的也有，掌柜不以为意，只拉长了嗓子喊：“招呼客人哪！”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有个伙计奔了上来，向米文信略一打量，随即陪笑问道：“您老尊姓？打哪儿来？”

“我姓米。从三原来。”

“我叫刘二。米大爷的行李在哪儿？”

“我没有行李。”

“牲口呢？”刘二指着拴在店门外一棵歪脖树上的黑驴问，“那是你老骑来的吧？等我把它先牵到槽头上去了，再来招呼您老——兵荒马乱的，畜牲比人值钱；一转眼就叫人牵走了。‘马鹞子’的部下——”

“刘二！”有人大喝一声，倒把米文信吓一大跳，转脸看时，但见掌柜怒容满面，“你要作死啊！简直就是溺壶嘴，不管臭不臭，别别别倒个没完。”

米文信知道，就是为刘二提了“马鹞子”三个字；他也有些怕事，看一看四周，没有谁像“马鹞子的部下”，替刘二也替他自己放下了心。

再看刘二时，吐一吐舌头窘笑着：“米大爷，”他一面顺手摘下一把掸土的布掸子，一面招呼，“您老跟着我来！”

“小二哥！”米文信喊住他说，“慢一点，我有话。”

“是了！”刘二站住脚，“您老吩咐吧！”

“我要个单间。”

“单间有。”刘二把两手空空、旧袍布鞋的米文信又打量了一眼，然后用提醒的语气说：“房钱可不一样噢！”

“得多少钱一天？”

“价钱不等，得看大小。”

## 高阳作品

“小一点不要紧。”米文信略有些忸怩地，“要独院儿的才好。”

这一说，刘二可又注意了：看他二十岁不到年纪，肉白皮嫩，说话细声细气，还带着点儿娘娘腔，顿时“领悟”，乱世避难，常有幼妇少女，乔装改扮，避人耳目的，所以要单间，还要独院。

“独院可没有了，我给你找个单间，有一道角门，开出去就是厨房，”刘二略停一下说，“晚上要洗个脚什么的，用热水也方便。”

他的意思是不伺候“堂客”的洗脚水；米文信哪里会想得到他的七弯八转的心思？所关心的是房钱，“小二哥，”他怯怯地问：“那得多少钱一天啊？”

“五钱银子一天，带饭；不带饭，折半。”

“我不带饭。”

“主随客便，您老请！”

于是引入西跨院——是个狭长的院子，南北两对面，各有一明一暗，连在一起的两间房；米文信又没有眷属，又没有行李，一个人住是太大了一点。

“你老住北屋吧。喏，”刘二推开一道角门，“这儿就是大厨房。”

大厨房正在炒菜烙饼，锅勺叮当，油烟弥漫，而且香味扑鼻；米文信咽了口唾沫，赶紧说道：“快把门关上吧！烟子大。”

“是啦！”刘二把布掸子递了过去，“您老自己掸一掸，我去沏茶。”

掸净了一身黄土，刘二捧来一木盆脸水，水中坐着一壶茶：取出来斟上一杯，往米文信面前一摆，就待转身而去。

“小二哥，你请等一下，我跟你打听点事。”米文信又是未语先红脸的娘娘腔，“王辅臣的营盘在哪儿？”

这一问让刘二又吃一惊！王辅臣就是他刚才提到过的“马鹞子”；原任甘肃平凉提督，曾蒙当今康熙皇帝面赐设在御座前面的“蟠龙豹尾枪”，不想也跟着吴三桂反了。在宁羌杀掉经略大臣莫洛，一路往东打了过来。如今是两军对阵，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，正驻西安；这像妞儿样的“米大爷”，由清兵的地界过来，问王辅臣的营盘，要干什么？

看到他的青黄不定的脸色，米文信知道他误会了，这误会非同儿戏，只好红着脸又问：“听说有四两银子一个的——”他说不下去了。

“噢——”刘二对自己又好气，又好笑：完全弄拧了！这“米大爷”生得像妞

儿，其实是地地道道的“爷们”。

“四两一个，四两一个！”营门口，王辅臣部下的一名小校，扯开嗓子在招揽买卖，“交银取货，老少无欺。要买趁早啊！”

看的人多，买的人少；米文信有些拿不定主意，手里紧紧捏着五两银子，只踮起了脚往营盘里面张望——进营门是一片空地，空地上有无数布口袋；口袋虽是一样大小，而看起来的形状不一，有的直竖，有的横摆，有的蜷成一团。那里面是什么？米文信这样一自问，顿觉身子里面有股气力在向外顶；趁着这股子劲，从人堆里冲了出去。

等冲到营门前才看清楚，十几双眼睛都盯着自己的脸，米文信顿感气馁，但想到有更多的、同样的，仿佛在等着看把戏的眼，他才知道自己是处在骑虎难下的窘境之中，除却向前，别无可以解消窘境的路，於是强自镇静，踩着从容的步伐，走向设在营门旁边的，用门板搭成的一张条案。

条案后面或坐或立地有五六个兵，其中一个迎面笑道：“嗨，小白脸！你是找妈还是找媳妇？”

“他是找姥姥——。”

“你们干什么！”为头的一个出面干涉，“做买卖就做买卖，别乱开玩笑！”

等交上了四两银子，有人带着他去“领货”。走得远了，米文信赶上两步，叫一声：“总爷！”接着把一两银子塞了过去。

那人愣了一下，旋即会意地点点头：“我让你自己挑一个！可是准摸不准看；一看，我们这个买卖做不成了！”

他们所卖的是从甘肃一路掳掠来的女人，有老有少，有俊有丑；每人一个布口袋，口子密密缝住，四两一个论袋卖，好坏各凭运气。如果可以看一看，年轻貌美的抢着买，既老且丑的没人要，那不是生意经。所以就这“准摸”，也还是一两银子的功效。

米文信自不免失望，“总爷，”他说：“你指点一下子，行不行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谁好谁坏？反正你自己去摸吧！”那人接着又说：“也罢！看你这样子，怕是从没有碰过女人；我教你一个诀窍，你摸

两样地方，……”

“啊，啊！”米文信被提醒了，上了年纪的女人，腰肢臃肿、脚如猪蹄；若能摸到细腰纤足，自然青春貌美——就算貌不美，只要年轻而又细腰纤足，也尽值四两银子了！

拜谢受教，米文信喜滋滋地隔着一层布去摸——纵然是隔着一层布，上手已令人心痒痒地浑身发麻；他心跳气喘，口中发干，不断咽着唾沫，以致喉中啾啾有声，好半天才能使心境略微平静。

到此地步，手中才有分寸——胸部是摸不到的；都用双手环抱在胸前挡着；有那泼辣的，竟从口袋中一拳捣了出来，打得他的鼻子又酸又疼，学个乖，只摸腰为妙。

连摸四个，都像老母猪。摸到第五个，人是跪着的；米文信先从后面去摸她的一双脚，估量三寸有余、四寸不到，心里在想：这下有点意思了！於是往上摸了去，丰臀而细腰；米文信的呼吸立刻就困难了，这是个像花朵开到盛时的少妇！

正想开口说：就是她！口袋中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“别那样子乱摸，摸得人怪痒的。”

这算是什么路数？米文信正在发愣，只见口袋一扭有一小块地方微微发亮；定睛细看，方始了然，口袋上是个小洞，凑在洞口的是一只眼睛。

“嗨！傻瓜。”是打情骂俏的声音，“还发什么愣？快把我扛了出去嘛！”

陪在旁边的那个兵对米文信笑道：“是看上你小白脸了！怎么样，要能过得去，你就要了她吧！”

“对了！你听这位总爷的劝，包你不吃亏，我白天替你洗衣服做饭，晚上伺候得你舒舒服服。错了这个村，没有那个店，别愣着了！”

原来有些心动的米文信，听她这话反倒诧异，“姑娘！”他问，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呀！我什么也不干。良家妇女还能干什么？”

“喔！”米文信连连倒退，“是，是良家妇女，我不敢无礼！”

口袋中极叫：“啾，啾，你回来，我有话说！你听我说嘛！”等米文信不理她，那声音可就变了，“你个瞎了眼的穷酸小短命！有福不会享，真是讨饭的



命！去你娘的——当了你娘的裹脚布来买老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想娶个公主啊！……”

终于摸中了一个，细腰一捻、纤足一握；摸她身上时，不言不语，只是退缩，可想而知是个举止稳重，谨守礼法的好女子！

“你带走好了！”那兵向米文信说：“口袋不能在这儿打开，不然哭哭闹闹麻烦。我劝你出了营门也别打开；要跑了你没有地方去找人。扛回家赶快“成婚”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她就死心塌地跟定你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米文信欣然受教，把口袋扛在肩上，出了营门。

营门外那么多人在看，米文信要过这一关真不容易；鼓足了勇气，红着脸低头疾走。好在客店不算太远；到了那里，进门是最后一关，过了这道令人难堪的难关，以后就是“软玉温香抱满怀”的日子了。

“米大爷，恭喜，恭喜！”刘二迎门作揖。

“别取笑了！”米文信尽量装得洒脱地，“还不知道人怎么办呢？”

“一定是个大美人儿呢！”刘二说：“米大爷，我替你扛进去！喔，”他自己在额上打了一巴掌，“这得米大爷自己费劲！”

围着看的人都笑了，“请吃喜酒啊！”有人高声嚷着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！”米文信只求脱身，不顾自己身上只剩下两把银子，满口答应着，“回头奉请各位喝一盅。”

说着，把口袋扛到西跨院，在北屋炕上放倒，深深喘了口气，心里在想，得先有两句话交代；同时，也不能让新娘子一眼就看到自己的狼狈样子。于是一面拿冷手巾擦一擦，把身上的衣服扯一扯平整，一面在打“开场白”的腹稿。

“小姐！”他用很温柔的声音说：“这是天赐良缘！我姓米，名叫文信，文件的文，信义的信。家住三原东村。你嫁了我，眼前的日子苦一点，不过是‘书中自有黄金屋’，我将来一定挣一副一品夫人的诰封给你！客中不便，诸多简慢；患难之中，不讲繁文缛节，只要情真意诚心好就够了，你说是不是呢？”

袋中没有任何声音，这当然是害羞的缘故，米文信这样在想。

“小姐！你受苦了；现在，咱们先见见面吧！”

说完米文信扶起口袋，张口咬断了线头，用发抖的手抽着线；但见袋中人

## 高阳作品

极力往下缩，仿佛怕见人似的。米文信沉不住气了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拼命一扯，应手是清脆的裂帛之声，袋口大张，探头往里一看，米文信大吃一惊，疑心自己的眼睛看花了！

第一眼看到的一头白发；再看时，还是一头白发！褪下布袋细看，真的娶回一个姥姥来了。

“唉——！”米文信长叹一声，双泪交流；心里那份窝囊的感觉，逼得他简直要寻死。

屋子里是无论如何坐不住了，一冲而出，摇摇欲倒，赶紧扶着柱子把头低了下去，心里只是自问：“怎么办，怎么办？”几两银子是说了多少好话告贷来的；闹这么一个笑话，成了终生的话柄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

“喂！你那位小兄弟，怎么啦？”

米文信抬眼一看，南屋正走出来一个老头子，昂着头，精神极好；这时已含笑走了过来，显得极其友好。这样子的态度，米文信即使懊丧欲死，也不能不强打精神来招呼。

“贵姓？”那老头子说了这一声，又关切地问：“你哪儿子不舒服？气色很坏！”

“不要紧、不要紧！”米文信不肯说实话，拱拱手说：“你老不用管我，请吧！”

“走，走，这儿有名的‘西凤美酒’，我请你。”

“多谢、多谢！萍水相逢，不便叨扰。”

“喝喜酒嘛！”

“喜酒？”

“是啊！喜酒——”

那老头子得意洋洋地叙述他的艳遇。跟米文信一样，他也是花了四两银子买了个女人；但不像米文信那样东摸西摸，随便扛了一袋就走，不想倒是十七岁的大姑娘。

“我今年六十七，整整比那妞大五十岁；快进棺材了，还有这么一段艳福！小兄弟，你说，该不该请你喝喜酒？”

这一说，米文信更不肯去了。无奈刘老头人如蛮牛，力大无穷，到底让他

硬拖走了。

“我姓葛，小名玉儿，家住平凉；一家人都教马鹞子手下——”说到这里，葛玉儿已是泣不成声，一伏身倒在土炕上。因为眼泪已经流干，只是上气不接下气地抽噎着。

“姑娘，姑娘，你别难过，我说个笑话给你听。”那老婆子不管葛玉儿有没有听笑话的心情，管自己说了下去，“有个二十岁不到的穷书生，想媳妇儿想得快要疯了，谁知花了五两银子买了个姥姥回来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”

好笑是好笑，葛玉儿却笑不出来；而且也不明白，何以五两银子——当然这也没有闲心去追究。

“唉！”老婆子重重叹气，“我不叫老天爷老天爷，叫它老糊涂；偏生就这么颠三倒四的，害了你，也苦了我，这么大年纪受这么样子窘！老天爷老糊涂，真坑死人了！”

可不是坑死人，可不是老糊涂！倘使不糊涂，如何错点鸳鸯？要老的配老，小的配小；哪怕穷书生，也是好姻缘，自己家破人亡，大劫余生，还存什么奢望？只要跟这六十七岁的糟老头子去过活，实在片刻不可忍。今夜人静，如果其来相逼，只有一根索子跟了泉下爷娘去了。

想到这里“哇”的一声又哭了起来，但立刻有一只干枯的手掩在她嘴上，“姑娘，别哭！”这次的声音是带着警告的意味，“哭声招了人来，不好！你听我说，我跟你换一换；换衣服，也换地方，你睡到我那儿去，明儿一大早就走，跟着那姓米的小伙子回去过活。”葛玉儿不哭了，倏地站起身来，一双红得肿了的，但眸子依然清澈的眼，睁得好大地望着那老婆子；眼中是说说不出的惊喜和迷茫。

“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！姓米的虽穷，是读书人，也有志气；他说要挣一副一品夫人的诰封给我，”老婆子忍不住好笑，“我可没有这份福气，我把一品夫人的诰封送了给你！”

“那么，婆婆，你，你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当然嫁姓刘的。”

“就怕他——”

## 高阳作品

“你是怕他不要我？不要我就拉倒。他看不上我，我还嫌委屈呢！”

“是，婆婆嫁他也委屈。就怕他跟婆婆闹，这老头子气力很大；一只手就把我连口袋一起提回来了。”

“他气力大，我不怕。我自有法子治他！”老婆子想了想，欢喜颜开地：“你叫我婆婆叫得好！你就算我的孙女儿。万一要让刘老头追上了，告到当官，你只说是我婆婆做主，把你许配了姓米的，这官司就准赢不输了！”

葛玉儿细想一想，果然有道理，立刻就下了炕，叫声：“婆婆！孙女儿给您老磕头。”

“起来，起来！我可没有见面礼儿给你，将来找补吧！”说着，把葛玉儿揽在怀里，教了她一些话，最后叮嘱：“你别忘了，你婆婆娘家姓李，家住泰州双鹤村。”

真是天从人愿！刘老头喝得烂醉如泥；米文信费了好大劲，才把他弄回客店，送入漆黑的南屋，借月光看清了土炕，把他扶着躺下，管自己走了。

回到北屋，想起那老婆子是自己的同床共枕的妻子，心里就像刚吞了什么脏东西似地堵得难受。自然再也没有勇气睡在一张炕上，悄悄儿坐在外屋想心事，如何处置这“细腰纤足”的袋中人？

正想得如困愁城，五中烦躁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听得叩门声响；开开一看，满头银发，映着月色，闪闪有光，大为讶异。

“你没有在屋里呀！”

李婆子的猜测对了！

她人在南屋心在北，窥探良久，毫无动静，心知一个不肯上炕，一个羞于开口，若到天亮才发现这出掉包的把戏，那就会误了大事，所以趁着刘老头鼾声如雷，醉得人事不知的机会，特为走了来说破了它。

“婆婆！”米文信还不脱书呆子的意味，“这一来，未免损人利己——”

“咄，该死的小畜生！”李婆子真像严厉的祖母训斥孙子，“我损了刘老头什么？你就把你婆婆看得这么不值钱！”

“是，是！此是各得其所。婆婆的安排，妥贴之至。”

“别跟我犯穷酸了！你把玉儿叫起来，一起在我面前磕个头，就今晚上做

了夫妻吧！”

和衣而卧的葛玉儿，不待米文信来喊，自己爬下炕来，有意无意地，借着月光，望一望未婚夫婿；自然看人也得让人看，米文信一瞥之下，惊喜莫名，不由得先跪了下来，“婆婆！婆婆！”他激动地说：“我供你老的长生禄位！”

天色大明，西跨院里大吵大闹，简直要把南屋给拆毁了似的。

房客、刘二、掌柜的一起赶了进来，只见刘老头眼红如火，从屋里冲了出来，一只手抓开衣襟，一只手使劲捶着胸，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他妈的！把人的肺都气炸了！他妈的，我非揍死那个老婆子不可！”

说着一跳老高，又要冲进屋去。看样子要出人命，大家一拥而上，拖住了他，刘老头本来就有气力，又是怒极了的时候，所以五六个人都制不住他，只见他大吼大叫，把个胸脯捶得“嘭嘭”地响。最后是角门里出来了一个厨子，是个两百斤重大胖子，将身子往他面前一站，才算把他堵住。

“有话好说嘛！”掌柜的喘着气说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问那老娘们！我不揍死她，就得跟她打官司——”

刘老头断断续续地叙述经过，说昨夜因为喜得娇妻，贪杯过量；到早晨醒来，只见娇妻变了个满头白发的干瘪老婆子，大惊之下，追问经过。那老婆子竟说他那娇妻是她的孙女儿，已经做主许了姓米的；自己是“代孙出嫁”。

他的话还没完，没有一个能忍住笑；这下越发激怒了刘老头，又要往里冲，掌柜的忍笑拉住他说：“你打死她也没有用，咱们好好商量。”

“对了！”有个跟刘老头相熟的客人说：“老刘，你那头驴，脚程不是挺快的吗？快追下去截人是正经。”

话刚说完，有人接口：“追上了也没用。”

声音是清劲苍老的老妇人的声音，却不见人影：最后才发现是在厨子身后；等他把那两百斤重的身子移开，大家一看，无不发笑——李婆子穿着葛玉儿的衣服，是葱绿缎子绣白蝶的夹袄，下面一条月白绸子的百褶裙，衬着那干黑的面皮、鸡爪似的手指和一头披散了的白发，简直就是个老妖怪。

模样长得怪，神色却极其庄重，她不愧不忙地指着刘老头说：“请各位大爷评评理，他今年六十七，愣要娶我十七岁的孙女儿，这不是伤天害理吗？”

“去你的！”刘老头大吼，“什么是你的孙女儿？你孙女儿怎么不藏在家里，

会跟我来在这儿？”

“你这话别问我。反正一句话，我不要你这么个孙女婿！”李婆子说：“我孙女儿名叫葛玉儿，顺治十六年七月初七子时生人，今年十七岁。你拿得出庚帖，说得出媒人，‘我把孙女儿给你。拿不出来，你就说出大天来也没有用！’”

“你们看、你们看！”刘老头气得脸色苍白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这个老娘们不讲理到这个地步。他妈的，我问你，花四两银子一口袋买来的，哪儿来的庚帖？哪儿来的媒人？”

李婆子赧然而笑，神情愉悦，别具妩媚之致，“我知道你心疼那四两银子。”她掠一掠鬓发笑道：“我不也值四两银子吗？”

这一笑，陡然引发了如春雷乍动般的爆笑；不笑的只有刘老头，气得直骂：“死不要脸！亏你说得出来：‘代孙出嫁！’也不嫌碜牙。”

刚低下来的笑声，又为这“代孙出嫁”一新语，重新提了起来：“刘大爷，我看你将就点儿吧！老夫老妻老伴儿，也是喜事。咱们今儿凑个份子，给你贺贺！”

“不行，这老娘们比我还大两岁。不行，不行，决计不行！”对老头改了主意，一跺脚往后就走：“我非撵了去，把人找回来。”

撵了去还是一场空。日暮回店，刘老头喝着酒骂人；这回是大骂米文信，说他狼心狗肺，拐带朋友的娇妻，又自己打着自己的嘴巴，说是瞎了眼看错了人；最后又说好心没有好报，发誓从今以后，不做半点好事。

骂得倦了，人也醉了。半夜里醒来，头像刀劈似地痛，喉头干得如火炙似的；这时哪怕是阴沟水，都得喝它一个痛快。

“何苦！喝那么多酒！”

虽是体贴的声音，但刘老头不愿理她；把个脸扭了过去。

“替你沏了壶茶在那儿，焖透了正好喝。来吧！”

这一下刘老头不理她也不行了，但还是有点于心不甘，而且也抹不下脸来，只好不做声，意思并不拒绝。

于是一碗不凉不热，既苦又香的浓茶送到他唇边；刘老头张嘴就喝。喝下去浑如琼浆仙露，他自嫌不足；而李婆子不用他开口，她知道他不会开口，自

己又倒了一碗来。

口是不渴了，头还疼得厉害；心念刚动，发觉一块凉凉的手巾复在额头。刘老头不动也不说声谢，只是闭上了眼，心里七上八下地只恨自己不争气！不该喝醉，以致无端见她这番情，糊里糊涂地封住了自己的嘴。

他不做声，李婆子也不唠叨，坐在他身旁，不断替换凉手巾；换到第五遍，刘老头忍不住了声：“行了……”

于是听得“扑哧”一笑，“你也会说话呀！”李婆子说：“我只当你是哑巴呢！”

开出口来，倒也有些趣味，但刘老头总觉得自胸至腹，有股冤气窜来窜去，找不着出路；所以李婆子越是这种像老伴儿说笑的口吻，越是使他觉得窝囊，自己恨自己，差一点又要打自己的嘴巴了。

“你不爱说话，就想你的心事吧！我可累了。”李婆子唠叨着，“伺候了一辈子的酒鬼，临了儿还是伺候酒鬼。这叫什么命啊！”

刘老头一听有气，不由得要说：去你的，谁希罕你伺候！而话到口边，不知怎么像唇齿间筑着一道坝，就是漫不过去；咽了口唾沫，翻了个身，觉得这样侧睡，比仰脸朝天舒服得多。

就这时发觉油灯灭了灯芯，然后听得门响；刘老头倏地转脸朝外，哪里望得见李婆子的人影？

“这老娘们！”刘老头咕噜着，“他妈的，‘一块豆腐掉在灰堆里，吹又吹不得，弹又弹不得！’她去她的，睡觉！”

于是又翻身向里，却总觉得心不定；风声光影，一有动静便凝神注意：是不是“老娘们”回来了？

终于回来了！确确实实听得门响，刘老头没好气地问道：“你上哪儿去了？”话一出口，觉得自己的话大为不妥，便又接了两句：“出去也不把门关严了；进来个小毛贼，偷了我的褡裢袋怎么办？”

装钱的褡裢袋就在他枕旁；清醒白醒地守着，如何偷得去？这明明是没话找话，李婆子懒得理他，从土炕另一头爬了上去，钻进预先气摺好被窝筒，很快地起了鼾声。

不知她是装的，还是真的睡着了？整一夜的工夫，刘老头就是在想这么件

## 高阳作品

---

“不相干”的事。

刘老头鸡鸣入梦，正午方醒；醒来时就闻见炖羊肉的香味，肚子里随即咕咕叫，一翻身坐了起来。

李婆子正在抹桌摆碗筷，看见他起身，便即说道：“我在你褡裢袋取了块碎银子；买了吃的，也买了穿的。”她看看自己身上那件灰布棉袄，加以解释：“我总不能穿我孙女儿的衣服！”

“哼！”刘老头心想，还说孙女儿，装得倒真像。

李婆子没有响，替他端来了洗脸水，一壶茶；接着是一壶酒、一盘馍，还有最要紧的一大碗萝卜炖羊肉，都放了在桌上，还顺手拉开一张方凳，所欠的一句话是：趁热快吃吧！

“你不爱说话，我不来讨你的嫌。”李婆子平静地说：“往开来想吧！四两银子做这么一件好事，你还吃亏？你真要觉得吃亏，我托人捎了来还你，就交到这儿柜上。话说明白了，我可要走了！伺候了一辈子的酒鬼，可懒得再伺候酒鬼了！”说着，回身往外走，径自出了跨院！

刘老头一直在发愣，不知自己该如何应付？突然，如梦方醒似地奔了出去，望见李婆子的背影，大声吼道：“回来！你不跟我回家，走哪儿去？你认命吧！你是伺候酒鬼的命！……”



## 小红拂

### 1

江宁盐商首脑查家，这天接待娇客——未成亲的姑爷，有“大冰”，有盛筵，只是没有笑容。

查家的娇客名叫陈銮，字芝楣，来自湖北江夏。岳家他不是第一次上门，四年前曾有匝月的勾留；那一个月的光阴，让他了解了什么叫人生得意之秋。当时是簇簇新的一名秀才，特地到江宁来省视他那在查家当“西席”的老父；“秀才为宰相之根苗”，人又生得气概轩昂，查百万一见中意，把独生的爱女许配了他。筵前认亲，岳父称许甚殷，岳母慈祥恺悌；未婚的妻子虽见不着，但听父亲说道，既美且贤。这光景也就仿佛是“洞房花烛夜，金榜挂名时”了。

四年后重来，心情自非昔比；最大的不幸是老父去世。三年服满，正逢大比之年；乡试中举，他是有把握的，等秋闱榜发，谢老师，拜同年，“开贺”宴客，得要大把银子花出去。接着北上赶明年——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的会试，又要一笔川资。未雨绸缪，特地来求援于岳父；这自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然而分属“半子”，不见得开不得口；更何况补报有日？

因此，陈銮虽是一袭青衫，自己并不觉得寒酸；登堂拜谒，依然挂着很自然的笑容。但拜罢起身，看到岳父和冰人的脸色，他的笑容立即消失了。

“请陈少爷坐席吧！”查家的总管说。

称呼改过了！陈銮清清楚楚地记得，查家上上下下，以前都是叫他“姑爷”的；这个称呼的更改，是总管一时失检，还是有别的意思？他深感困惑。

为了心有警惕，他不肯高踞首座，以世交晚辈的身份，谦让再三。结果与冰人相向而坐，空着首席；主位上的查百万，淡淡地应酬了几句，问起近况。

“今年秋闱，准备‘观光’。”陈銮说了这一句，踌躇久久，才接下去：“‘五魁’是不敢说，但不至于名在孙山之外！”